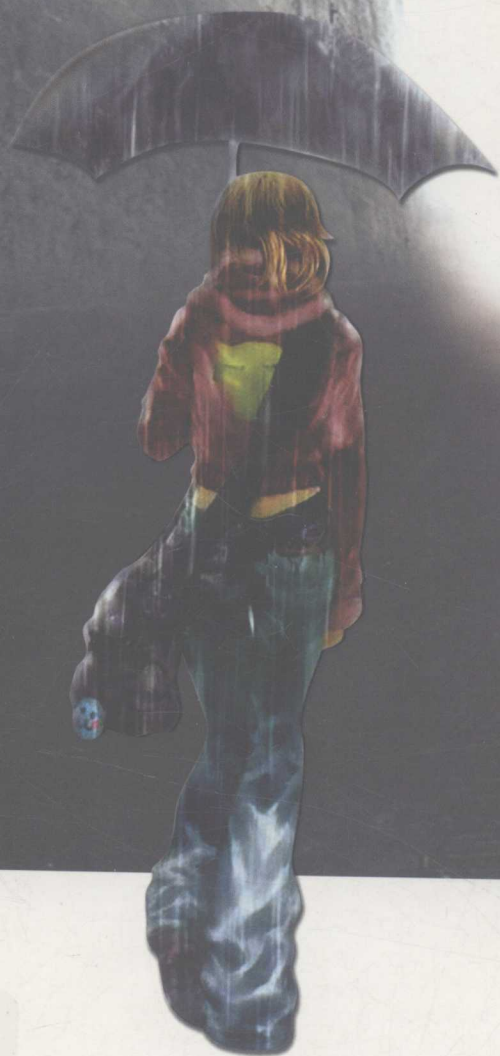




金骆驼丛书

红运



张 武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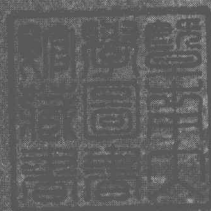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阅 览

2047.5
5010128

金骆驼丛书

红运



张 武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运/张武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金骆驼丛书)

ISBN 978-7-227-02765-2

I. 红…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976 号

红 运

张 武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765-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李东东

主 编 杨继国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冯 明 杨继国

余光慧 何克俭 胡建国

执行编委 余光慧

《红运》人物表

古远东……农民企业家

刘五星……古远东妻

马明清……阿訇、养牛专业户

张长有……农具厂厂长、种粮大户

林 草……作家

江 冰……经理助理

其他人物：

五星父母、古远东父母、审计师郑琪、总会计师陶智、出纳员吴丽丽、市委书记万泉生、政协副主席雷贯山、市长助理余斌、银行信贷处长黄卓越、破烂王夏春太、洗车房经理丁俊、育种专家樊仲英、老市长孙为天、城管局长宋刚、记者鲁成、柳叶等 18 人。

目 录

一	火车上结识老阿訇	(1)
二	有惊无险	(8)
三	安身农具厂	(15)
四	会计和古远东的冲突	(22)
五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29)
六	好朋友雪中送炭	(37)
七	端午节的那天	(43)
八	古远东的工作日	(49)
九	未来的丈母娘接见古远东	(54)
十	古远东成家	(60)
十一	农工部长鼓吹万元户	(65)
十二	作家与企业家的友谊	(70)
十三	企业家的公馆	(76)
十四	古远东讲身世	(83)
十五	报告文学起风波	(89)
十六	当半个家的女助理	(95)
十七	小车开进古家庄	(103)
十八	刘五星革故鼎新	(109)
十九	老爹有福不会享	(118)



二十	“破烂王”的发家史	(126)
二十一	引人注目的种粮大户	(135)
二十二	丁俊立新功	(142)
二十三	夫妻间的激烈争吵	(148)
二十四	洪广的骄傲	(155)
二十五	邂逅审计师	(161)
二十六	兼并国营汽修厂的演说	(168)
二十七	郑琪泼冷水	(177)
二十八	能干的总会计师	(183)
二十九	刘五星独自办公司	(189)
三十	古远东发疯	(197)
三十一	老市长倒在雷锋像前	(202)
三十二	古远东出现在老市长的抢救室	(208)
三十三	莫名其妙的宴请	(213)
三十四	城管的“零点行动”	(221)
三十五	刘五星的忠告	(228)
三十六	砖厂风波	(236)
三十七	陶智和吴丽丽	(243)
三十八	大修车带来的麻烦	(249)
三十九	大有大的难处	(255)
四十	危难之际的三个女人	(261)
四十一	再起波澜	(268)
四十二	三年以后	(277)



一 火车上结识老阿訇

1976年的深秋。

北京火车站总是那样繁忙。上下火车的人流涌出涌进，异常拥挤。古远东刚刚下了从老家山东开来的火车，急急忙忙买了一张北京至凤城的硬座票，登上了43次列车。他的目的地是洪广县。铁路不从那个县城通过，他必须在凤城下火车，然后再坐汽车或步行去县城。他的车票票价是18元，买过车票仅剩2元钱，他在车站对面的小铺里买了两个大饼，就着大碗茶吃饱了肚子，口袋里只有三毛钱，无论如何不肯再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火车上乘客很多。古远东扛着用花格土布包裹的铺盖卷，挤在过道里寻找座位，难免碰撞他人，招来白眼和骂声，紧张使他出了一身大汗。接连走了三个车厢才找到座位。巧得很，坐下来交谈几句，得知左邻右舍的几个人都是到凤城的。他们之中，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却没一个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这些人的打扮有些特别，六七个人，头上一律是小白帽，上了年纪的留着胡子。他们之间很少互相交谈，只是默默地坐着，或者独自闭目养神。古远东疑心他们是不是酝酿什么阴谋的小团体？躲又没法躲，只好悄悄坐着。更为奇怪的是，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他们居然不吃不喝，就那么干坐着。古远东心想，我是身上没有钱，想吃没法吃，这些人难道也是没钱？又不敢贸然打问。有好几次，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他们一个个转过脸，连话也不搭，好像仇恨饭食一般。夜间行



车，大家都沉沉入睡。天亮了，列车广播餐车供应早餐的消息。那些人还是充耳不闻，没有一个人响应，也未见他们取出自带的干粮。古远东饥肠辘辘，却只能咽口水。紧挨着他坐的那个长胡子的老者问：“小伙子，你咋不去吃饭？”

古远东说：“俺上车的时候吃得饱……”

“噢……你到哪里下车？”

“凤城。”

“咱们是同路。”

“大爷，凤城离洪广多远？”

“三四十里吧！怎么，你要去洪广？”

古远东点点头。

“嗨呀，咱们有缘，我就是洪广人，我们这一帮人都是洪广县的。你到洪广哪个公社？”

“俺到县城，县上有我的亲戚。”

古远东很想在与别人交谈的时候把家乡话的那个“俺”字改成“我”，但出口的时候往往又是“俺”。好在听话的人也明白“俺”的意思。

“以前来过洪广？”

“头一次……”

“没关系，你把我们跟紧，保证走不丢！”

古远东心想：这又不是在大城市转街，还要跟紧？其实他没有完全理解人家的意思，但对方诚恳的关切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长胡子的老人和父亲的年岁差不多吧？他在心里暗暗作比较。眼前这位老人的脸面却显得年轻得多，面如红枣，皮肉紧绷，目光炯炯有神，被胡子掩映的嘴巴，更多的时候微微闭着，偶然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那是一种谨慎的标识。他个子高大，身板端正，即使坐在火车的硬椅上，也是两手按膝，保持弓型的姿势，犹如习武之人。



车到凤城站，古远东跟着戴小白帽的一伙人出了站，应老者的邀请，古远东挤到接他们的手扶拖拉机上。从火车站开出来，很快就拐到便道上，说得确实点，是农民自己修的那种生产路，没有油面，完全是黄土夯起来的，高低不平，又很窄狭，只能供一辆卡车或大拖拉机通过。偶然碰到对面来车，只能空车让重车，畜力车让机动车，小手扶让大汽车。古远东搭乘的手扶就让了好几次。有一次，迎面开来的是空车，开手扶的小伙子也自觉地避到路边的荒地



打招呼，先问长者：“阿訇老人家回来了！”

“回来了。”

“访得咋样？”

“没情况。”

“咋？”

“领导的影影子也没见上！”

“到北京了没有？”

“到是到了，信访站也找着了，就是见不上大官。底下的人又不好说话，三言两语打发了。”

“就这么难？”

“一下说不清楚，你先忙你的，等有空慢慢传达……”

他们的对话，古远东一点也不明白，但对那辆卡车却观察得仔细。估计它的服役年限也有好多年了吧？看看那驾驶棚，车头的漆皮几乎完全脱落，有的地方凹了进去。古远东心想，这么简单的工艺，咋就不整治整治，多难看！

不等他多想，让过汽车以后，他坐的手扶又上路了。手扶司机艺高胆大，每当他避车让路的时候，嘴上喊一声“坐好！”便猛打方向，把手扶开到路旁的田块或荒地里，车子突然倾斜，几乎要翻车，他也不在乎，而且从不叫坐车的人下车。有好几次，车厢里的人差点被颠出来，古远东提心吊胆，害怕极了，但其他人却安之若

素，至多在车厢摇摆的瞬间，下意识地喊叫一下，而被称作“老阿訇”的长者，却始终坐得稳稳的，比谁都能沉住气。

风沙时起时落，有时成旋风状，撵着他们的手扶，在头顶上旋个不停。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古远东好奇地看看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一片凄凉。在他的印象里，眼睛能够望到的地方，全都是荒草滩，灰塌塌，不到半尺高的芨芨草，根部泛起白花花的盐碱，东一丛，西一丛，像搔头上的毛发。还有众多互不连接的水坑和长满芦苇杂草的水湖，给人一种哀伤之感，漫不经心而又沉重不堪。

天快黑的时候，手扶终于在一个村庄停住了。车上的人争先恐后地往下跳，一面拍打着身上的灰土，一面互相告别，急匆匆地往家里走。所有的人都向那位长胡子的人打招呼，叫他“老阿訇”，很恭敬的样子。老阿訇最后一个下车，古远东和开手扶的小伙子要去搀扶，他婉言谢绝，自己轻巧地跳了下来，解下腰上的布带，把浑身上下认真地抽打了一遍。

古远东一脸茫然，正想打问去县城的路怎么走，以便早点去投奔他的表叔，老阿訇却先开口了：

“走吧，小伙子，今晚先到我家将就一晚，明天再去找你的亲戚。”

“这……方便吗？”

“有啥不方便的！天下农民是一家。我看你也是从农村来的受苦人，不是万不得已，谁往外跑？天这么晚了，黑灯瞎火，咋好往县城跑？走，到我家的热炕上睡一觉，明天再去找你的亲戚！”

不由分说，老阿訇把古远东拉到他家里。给他们开门的是老阿訇的妻子。老阿訇有六十岁了吧，可他的妻子却很年轻，大概四十出头，而且长得白白净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显得既漂亮又聪慧。其实大门并没上栓，主动开门，完全是礼节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敞院，只有北房和东屋，西南只有低矮的围墙，用来堆放柴禾，圈养牲畜，在夜色中黑糊糊的，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老阿訇进屋，先把古远东介绍给妻子：“这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朵斯提，远路上来的，要去县城投亲戚。天黑了，走不成了，让他在咱们家住上一夜，明天再走！”

“能成。我和娃娃们挤去，你们睡大屋吧！”

“不要费事，就让他和哈哈子睡去，你把炕填热点！”

“知道。”

“快去做点吃喝，他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我这就去做！”

阿訇的妻子走后，阿訇把古远东让到炕上，自己动手泡了两碗盖碗茶，和古远东攀谈起来。

“走了一路，我还没有问你贵姓，叫啥名字？”

“大爷，我姓古，叫古远东，从山东老家来。我这里有公社的证明……”

一边说一边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掏证明信。

“收着收着。一不是公社领导，二不是公安局的警察，我看你的证明干啥？”

“大爷您？”

“你看看，光顾了问你，倒把自己忘了！”老阿訇用玩笑的口气说。“我叫马明清——清亮的清，明白的明。我老爹起的名。他要我做一清二白、清清白白的人。嗨，活这么大岁数，我才知道做一个清亮明白的人多不容易！你知道我们几个人跑到北京干啥去了？上访。找领导汇报情况，诉委屈。为啥事？就是为盖清真寺。到国务院上访，巴望找个大头头把我们的事情反映上去，没想到在北京呆了七八天，带的干粮吃光了，不但没见着大领导，小头头也没见着。接待站的一个女人，不，应该叫女同志、女组长——咱们这地方的老百姓，把下乡来的工作组干部，不管有官没官，一律叫组长。那女组长听说我们是为盖清真寺的事，便不耐烦，不等说完就把我们训了一顿，说我们搞封建迷信。她说，破四旧，刚刚把寺



庙拆了，你们又复旧，这不是孔老二克己复礼那一套吗？”

古远东忍不住笑了一下。

马阿訇很严肃地纠正他：“你笑什么？女组长就是这么说的嘛！我跟她解释说，清真寺和汉民的神庙不一样。她硬说一样。你说，哪里还有个理？哦，忘了问你，你是什么民族？”

“俺是汉族。”

“这么说，你大概也不明白我们老回回的清真寺是咋回事了？”

“知道一点。我们老家也有回民。离我们村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回民村，他们那里有个清真寺。有一次我从那里路过，见他们洗得干干净净到寺里烧香磕头……”

“不对。我们穆斯林上寺不烧香磕头。我们是做主麻，也叫做礼拜。是面向天房诵经，祈祷……”

“原来这样！”

“你还是不明白。这种事，只有你信了教，上寺以后才会慢慢明白。北京接待站的那个女组长白球不懂，还不听我们汇报，三言两语就把我们打发了。中南海我们进不去，住店没有钱，火车站也不让呆，我们就到牛街的清真寺上混了两天。寺上的大阿訇同情我们，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给我们散了点乜帖，把我们劝说回来了。这火车上的情形，你也看到了，不用我说。”

“照这么说，你们也是没钱买吃的，饿着肚子回来的？”

“不完全是。眼下正是我们的斋月。封斋的时候白天不能吃喝，要等到太阳落山之后和天亮之前才吃。”

“啊，原来这样！”

话音刚落，饭就好了。端饭的是阿訇的大女儿，和她母亲一样漂亮，更加水灵的大姑娘。她先端上来的是油泼辣椒、醋、盐等调料的小碟，还有一碟切得很细的腌芹菜。第二次才上饭，是羊肉面片。那扑鼻的香味，老远就能闻得到，外加端饭姑娘的甜美笑意，古远东有一种坐在自家炕上的温馨感。因为肚子早就饿了，阿訇稍



稍让了让，古远东就端碗吃起来，连着吃了两碗。按他的饭量，再来一碗也不成问题，但他不敢放开肚皮吃。他的老家仍处于半饥荒状态，农民的口粮秋后分一次，此后的 365 天，天天得用秤称，用碗量，精打细算，再加上“瓜菜代”，才能接上来年的新粮。洪广这地方，据说是黄灌区，能种水稻，但从他一路观察到的情形看，也富裕不到哪里去。阿旬家的口粮是按人头分的，刚才的两碗已经是多吃多占了，因此任主人再三劝让，他执意不肯吃第三碗。

饭后又坐着说了一会儿话。古远东试探性地说了一句：“我带了粮票……”

不等他把意思说全，阿旬不高兴地拦住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不是看不起人，我老马家连一顿饭也管不起？快收着吧！”也不允许他解释，又说：“一路坐车辛苦，咱们都乏了，早点歇息吧！”

遂把古远东送到厢房，和阿旬上中学的小儿子在一块睡了。





二 有惊无险



金
驼
丛
书

天还没有亮，马阿訇就叫客人起床吃饭。其实，古远东早就醒了，只因为外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没敢外出，静静地坐在炕上想心事。也就想一件事：尽快赶到县城找到表叔。在这之前，他的心始终悬着。

早饭后天明，他到外面转了一圈，参观了主人家的院落和整个村庄的环境，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太多的闲情逸致。见庄子上有人走动，心想，自己也该动身了。回到屋里背了行李向主人告辞。马明清是那种帮忙帮到底的脾气，再三叮问古远东，表叔是不是在县城，多少带点审问的口气。古远东明白他的意思，那是善心人的一种谨慎。他实话实说：“表叔在县物资局工作，前年回过一趟老家，见过面。这次动身前给表叔写过信，但没等到回音就跑过来了。”

马阿訇说：“这就好办了。不过我们这里离县城四十多里，又不通公路，乡村的牛车路，岔道很多，你怕摸不到。”

“我走着问吧，多费些时间。”

“你等等，我出去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去县城的人，用自行车把你带上。”

古远东顺从了他的意思，坐在炕沿上等消息。

过了好一阵工夫，马明清小跑一般地回来了，说：“赶早不如赶巧，大队的拖拉机上县城缴公粮，拉了一车玉米。我给开拖拉机

的人说了，他答应把你带上。只是车头上坐不下，农具厂的丁会计，他就是我们庄子上的人，今天没去厂里上班，他要带他媳妇进城，驾驶室满了，你就坐到车厢的粮食麻袋上，也颠不到哪里去！”

有这样的好事情，哪还顾得上颠不颠，急忙拿着铺盖卷跟马阿匐走。在庄子里弯弯拐拐，过了两条小渠沟，在一个大院子里找到了去县城的拖拉机。粮食已经装好了，拖拉机也发动起来了，“轰轰轰”地吼叫，却不见驾驶员。等了大约有一支烟的工夫，拖拉机手才从一个没有大门的院子里慢悠悠地走出来，并排走着一个人，也就三十出头，边走边抽烟，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想来就是丁会计和他的媳妇了。拖拉机手挺热情，主动跟古远东打招呼：“今天风大，坐在后面受罪，你就凑合吧！”

丁会计嘴上叼着烟卷，没工夫说话，只是用审察的目光结结实实看了古远东一眼，就忙着往驾驶棚里安顿他的老婆孩子。其实驾驶棚很破旧，不但八面透风，而且外壳漆皮脱落，表面坑坑洼洼，样子很难看。古远东心想：要有材料工具，两天我就可以做出一个新的驾驶棚，比新的还漂亮！可惜在场的人不知道他有这个手艺。他也不便夸耀，急急忙忙爬上拖拉机的后车厢，背靠着驾驶棚栏板，小行李卷抱在怀里，既是为了固定，也是御寒取暖。拖拉机逆风而行，风势更大，不但睁不开眼睛，风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身上也紧绷绷的，打起了寒战。眼下才是秋天，山东老家没有这样冷，地里还是一片油绿，干活的人也是单衫短袖，这里的人居然穿上了棉衣、棉大衣。他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拖拉机开出庄子，并没有往公路上开，而是顺着牛车土路，在田块和村庄之间绕行。沿途大部分是收割后的庄稼地，有的翻耕过，有的没有翻，庄稼茬子还留在地里。大小村庄经过无数，其中一个很大的庄子，古远东从一处砖木结构房屋的门上看到，挂着“庙台公社庙台大队”的牌子。奇怪的是，离村庄不远，竟然在连



片的耕地中间有一个流沙围着的湖。湖里长满芦苇，秋风过处，芦花飘荡，给人一种萧瑟之感。拖拉机就从沙丘中间的一条土路上通过，弯弯曲曲。在车头拐来拐去的时候，车厢摆动的幅度更大，古远东不得不腾出一只手，背过去抓住后面的栏杆，以防被颠簸出去。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出了问题，快要走出沙丘地带的时候，车厢猛烈摆了一下，把古远东像抛皮球似的抛了出去，重重地落在路旁的沙丘上，铺盖卷也同时跌落，滚在一边。司机和丁会计他们居然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赶路。而古远东却被摔昏了，瞬间不省人事，像一只麻袋似的被丢弃在沙堆上，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小铺盖卷，还有几丛芨芨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家人的热炕上，一对老年夫妻守护着他。

是全庄子出了名的老实人刘成救了古远东。

那天早上，刘成遵照妻子翠芸的吩咐，去给他住在另一个村庄的老丈母娘送过冬的生活用品，也就是米面和煤炭之类。翠芸老娘大半辈子寡居，一个人生活，翠芸好几次动员她搬过来一块住，好有个照应，老娘推辞不肯来，一会儿说舍不得家里的那几间旧房子，一会又说她忌口，不动荤腥，锅灶上不方便。其实另有原因，她就翠芸这么一个女儿，丈夫死得早，母女相依为命，同时也把女儿惯坏了，脾气大，嘴不饶人。幸好嫁了个老实女婿，对她百依百顺，对丈母娘也极孝敬。庄子上的人开玩笑：翠芸把她男人像驴一样使唤！

事实上，刘成在翠芸的手底下，整天忙得团团转。无论妻子如何喊叫，他从不顶嘴，大不了多抽几锅子旱烟。老娘知道女儿脾气，为了耳根子清静，坚持一个人过日子。当然，居士不吃荤，也是正当理由。翠芸是刀子嘴豆腐心，仍然天天牵挂老母亲，她自己又懒得跑腿，就打发丈夫去送煤送粮。其实她不吩咐，刘成也早想到了。妻子一张口，他马上照办，天刚亮就把东西送到了老丈母娘

